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溧陽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朱子語類賀孫錄　問此禮樂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凡日用之閒一禮一樂皆是禮樂文勝後須有一變轉道理問孔子又云吾從周是指周之弊說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弊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要有損益不比從周之弊輩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

樂

王石渠曰商尚質周雖尚文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欲從質以矯其文之過也觀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江愼修曰時人所謂先進之禮樂爲野人後進之禮樂爲君子意其指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質目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巳慤巳戚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戶堂事交階許子路爲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

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祇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樸矣然則從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姚愔抱曰孔子處周文盛之時守爲下不悖之訓奉先王之禮而不敢易故曰今用之吾從周此與弟子常言者也然而周之文郁郁矣而其過盛則足以傷質殆有不及乎夏商以上者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非與弟子常言而側言之者也顏淵問爲邦子告以兼用四代之法如用之者亦得邦家而爲一代之制之謂非尙爲周守法之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

當也嘗謂禮運稱大道之行逮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辭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眞然而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要不若論語不明指四代之異第言先進後進雖示所願從而未嘗有所譏議此固聖人語言之至善而記之最得眞者也儒者乃解後進爲周末之事則不然周之末豈有謂盛周爲野人者且周末如鄭衞俗樂固不足言而舍是又安有所謂樂者哉樂從先進固卽樂則韶舞之謂乎

用誥謹案精義明道曰孔子患時之文敝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范曰世衰文敝則當反之於質

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所以適時也楊曰周衰文滅質矣非過物不濟故用之則從先進江慎修引朱子論禮葢從此說與集注不同集解包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皇疏以先輩謂五帝以上非也指夏商爲是

汪雙池曰禮以制中樂以導和中和者性情之正也適其性情之正則陳蔡之傷哭顏之慟與點之樂皆莫非中和之至即禮樂之軌也禮樂之原人人所具而枉人氣質不能無偏若柴愚參魯以及師商由求皆質之有過不及而未足於中和者也要之性本相近性之本然即是質學問義理以化其氣質即是文

孔子曰文之以禮樂記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是故質本甚重文亦非輕文所以善其質目顧義理原甚所謂太過而人情易流則假事物之文以從其欲而事理反以失之於是不中不和而喪其本然之質矣此則文過之弊也凡文過之弊皆自形氣之欲以生惟以理制欲凡事期合於義理而止則制中導和之道得而文質甚偏勝之患矣是故氣質之質已不全乎忠信之質然猶近之而文過之文則非天地義理之文且日離而大遠矣此篇多論弟子賢否有範入於中和之意而此章言禮樂乃其發端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德行兼內外貫本末全體之事言語政事文學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

朱子論語或問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賢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爲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爲辭章者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

王伯厚曰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王方麓曰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使入於道後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之目㫖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必不以德行爲本

張楊園曰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成材固不能以一格取人誠不可以一例但心術不可不早辨

又曰古人言德必以行言尙書言行有九德論語言德行先後一揆

潘彦輔曰德行在何處在作止語默合乎五常之性五品之倫㫖趣宅要妙也言語政事文學亦是於五

性五倫有善發揮處非外物也今人看德行太高妙看言語政事文學又入功利駁雜中去

沈闇齋曰聖人力量大收拾人才多觀於孔門人才最盛五臣十亂而後未之及也當時一用孔子便舉諸弟子分布眾職更何事不可成

劉楚楨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爲自衛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永以爲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甯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

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曰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案四年傳云楚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曰與蔡國無涉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閒一知十語之不惰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祗是

天資明叡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洞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曰是如此

王陽明守仁曰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徧但有問難之人胸中窒礙聖人被其一難發揮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鹿伯順曰言下求解即聰明者亦有時不說無所不

說蓋有得於言之外者矣踏其實地故即語言文字而悉不㒖有得於言之先者矣會其本原故隨枝分派異而悉不合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郝漢卿曰父母昆弟偁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悉有閒言則誠著而德彰矣

眞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塙此其所以亞於顏子而與曾子竝偁也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船山曰嫁子者必擇能齊其家者而使之觀刑聖

人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行固在所謹而言尤要焉人之爲言或致愼於人情險阻之地而以門內爲便安之所可以唯吾言而莫關於利害不知一家之內言之不謹則喜怒溢而好惡不平恩威褻而教戒不嚴惟君子知言爲吾心之聲非但以隱忍求免於世實恐一發而成吾身之玷惟言莫玷則家人之間見不偞而從違以壹此修身齊家一致之理也

楊賓實曰言行爲一身之樞機謹言則能愼行而爲修身之君子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王船山曰顏子好學之實詳於告哀公之辭乃終始惟係顏子而歎嗣者之無人則非顏子之潛心以治其性情雖通六藝者繁有其人而不足以言學不足以言好姝姝暖暖守一先生之言而竊其華亦奚足尙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金仁山曰顏路宅憂所請而至於請車夫子亦宅憂可予而至於拒之則顏路疑於求而夫子幾於吝今攷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適當厄陳蔡之後自楚反陳之餘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

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爲顏子之椁彼一時此一時貧富不同也

王方麓曰顏路請車爲椁而不以爲嫌聖人一以理爲權衡而不以勉强副其意爲厚所告一誠心直道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否之義俱見於言外益又無非教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齊節初曰孔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羲黃堯舜禹湯之傳於文王孔子固已任之已矣猶覬其或可以傳之回也回存則已雖死而道不亡回死則其繫已以不亡者幾何時哉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陳定宇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黃勉齋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卻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輔漢卿曰顏路請車爲椁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

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

蔡虛齋曰此處須以曾子易簀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丧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末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朱子語類泳錄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

又時舉錄 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丧欠闕須盡得此道理丧欠闕到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丧媿

又時舉錄 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人都理會得然須

知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一一盡得此生之道理則死之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朱子文集答廖子晦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

又答方賓王問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甚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要目矣曰亦善

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
汪雙池曰人盡乎倫物之所當然而無所欠闕則與
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萃其精誠以為
追遠報功之禮斯其精神渾合無間故仁人為能饗
帝孝子為能饗親不然人在目前且不足以結其心
何況鬼之無形與聲且民義不務而求事鬼神其情
必禱媚其事必矯舉微論鬼之不享而即此一念已
不堪以對人矣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通乎生
理之所以然而性無不知則存吾順事而沒吾寧不
過盡吾所以生以俟乎吾之死而死之道不待它求
故君子修身立命順受其正不然數往者順且不能
原始而知生何況知來者逆又安能反終而知死且

不知所以生則亟以盡性踐形而徇欲知死不流於怪誕則怵於利害徼諭死不可知而此生已爲虛器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朱子語類端蒙錄 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有才之人凡人有才便自暴露自然有此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

又夔孫錄 誾誾是深沈者侃侃是發露圭角者行行是發露得麤者

又廣錄 四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亟遮覆含糊之意問豈非以卑承尊易入於柔佞卑諂四子各露其

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悪委曲回互意思
蔡九峰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爲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悪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己以下爲宜剛彊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宅人可知
王船山曰剛柔皆道之用也剛之過或不足以通吉凶之故而柔之過則人欲易溺而天理不能自持故聖人之所嘉予者惟剛而聖教之裁成必使卓然自拔於流俗以直方而不屈雖憂患之不免而聖人終有取焉志正則氣伸氣不餒則神傳於容貌之閒故

諸子侍側夫子目擊而知其所養也　夫子樂諸子之性不失正而服吾教之能以身體之嗜欲淺則天機自盛於己無疚則於物無疑所由以拔於流俗而足以任名教者其在斯乎　夫剛者可以自持而不可以加物淺於任道而非淺於任志志之任其何以盡屈伸進退之理剛加於物而能不忤於物乎夫喜其剛而又為之憂蓋欲有以善剛之用乃雖為之憂而不易其喜則以靡靡者之生固不如行行者之疚也見利而歆遇難而餒闇然求媚於世誠不如疚之久矣

汪雙池曰祗就氣象上看皆是英才已自可樂蓋誾誾行行侃侃自與俗情世態天地懸隔交節因其過

剛而戒之欲其有以變化氣質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饒雙峰曰觀此章可見閔子誾誾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雖容似有商量未决之意此和說意也繼曰何必改作則有塙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偁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王船山曰夫子祗許閔子之言爲中中者當於理也其云何必者則以長府之弊則有所在而不繫於改不改不正於其本而徒然改作則不如无改之爲愈

若用之得宜則仍舊貫而亦何弊故不云不可而云何必酌事而為言非故為雝容和說也

又曰閔子騫通數百季之得失以詰其一時妄動之心夫長府之為將以為舊之不可仍而必於改乎乃自其未改之前而患之所以聚財者先公之世豈嘗蓄之不富藏之不固乎而何有不可也就其既改之後而患之其於以聚財也自今以始豈能令財之加盈藏之無損乎而何必於改也財之聚不關於國之盛衰府之改愈不關於財之盈歉利害得失之外自有無容留心之過計不但民可小康而君與大夫亦可享宴安之福矣

用誥謹案集注引王介甫勞民義本王肅此

主崇利聚斂蓋本之張南軒

又曰案春秋新延廄穀梁傳曰其言新有故也公羊傳曰新延廄者何修舊也新作南門穀梁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審是則修舊曰新有加其度曰作曰爲度王者之法制也有加其度則僭儗矣故曰作曰爲皆臣子不忍斥君父之僭儗而諱之之辭也記者曰爲閔子曰何必改作則魯人僭爲王者之府明矣言魯人則見非魯君之意而魯之士大夫懲㤣之又明矣閔子諫以仍舊貫欲魯人之以善導君而修舊自公羊傳曰修舊不書春秋書作長府之文蓋從閔子之諫而僅修舊

目閔子一言而有數善故夫子亟偁之

用語謹案此以僭制言引證亦塙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蔡虛齋曰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僞爲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爲鼓瑟也

又曰如仁義做得成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

陸稼書曰子路稟負兼人地位儘高但病在氣質用

事故夫子摘鼓瑟一節皙之令變化以入道之室下節亦許子路有可以入室之基使不懈於進亘亟非造就之意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輔漢卿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過雖若勝於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爲失中而於道均未至也

王船山曰道亟可過也不及而已矣以體天德則極於至密以達王道則極於至備非聖人莫能至之而況有過之者乃自處事待物而言則用情之厚薄容

蓄之廣隘任氣之勇怯立意之奇庸而過不及見焉過者似爲有餘不及者似爲不足有餘似易損不足似難益然厚於此則且薄於彼廣者疏而隘者密勇於所佗則怯於所未爲奇易盡而庸能有恆故過之失也亦終不及而其病同歸聖人之義精仁熟事理之晢不得宜乃晢非至極之理彼俱未之逮也

黃薇香曰此言過卽下經所謂堂堂難能亦卽中庸所謂賢智之過也卜氏子與愚不肖迥別而失於不及者有所知而未免蔽所惑謹其守而未能擴其量也以過爲愈者論其才曰過猶不及者裁之以道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冉求學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邪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歟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彊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彊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其不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它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爲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爲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爲非義而猶望之

以小貞之吉也

朱子語類廣錄問冉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仕於季氏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蓋功夫閒斷故不覺至此曰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

又賀孫錄人最患資質弱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尙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豈不知憂民而反爲季氏聚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此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爲急惟以仕爲急故從季氏之惡

汪雙池曰冉求以藝自畫不能深說聖人之道故至如此

尹元孚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之不善至於聚斂范

氏之言盡之矣刁文孝申之曰心術不明不能格物以致其知也不能反求諸身不能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也以仕爲急道德之心不勝其功名之心也則又揆其本矣愚謂冉求之藪惟其不知內重外輕之道遂至失其所施而才反爲累學者所當深戒也

芮嵩子曰俾侯于東魯固周公之魯也昭定之間幾爲季氏之魯矣著季氏之富而但曰富於魯君則是魯君與季氏猶可以貧富相較量也不惟失魯君之實亦失季氏之實矣季氏有魯則魯君無魯魯君無魯則凡周公之所有者皆季氏之所有也記者曰富於周公所以斷季氏專魯之辠而著其實也其富如是附益不可以已乎季氏既爲國之盜臣冉求又爲

國之蠹賊季氏自絕於周公冉求復自絕於孔子鳴鼓之攻冉求也亦所以攻季氏也

陳淑起曰周公之封地方百里未云富也大國之卿四大夫祿豈富於君也乃三分公室季取其二而魯在春秋地已數百里較之周公之造魯不啻過之故曰富於周公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朱子語類僩錄曾子以魯鈍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放過秖是魯而已

又端錄蒙魯鈍之人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多不專一

黃薇香曰辟讀若左傳關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

高而流於一偏也諸經言便辟者謂便習其盤旋退避之容不可以訓辟

又曰集解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吸喭喭剛猛失容也皇疏王弼云喭剛猛也說與鄭君義同邢本吸喭作畔諺沿俗改字而疏云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强常吸喭失於禮容也疏義猶本舊說不誤

用諧謹案辟喭字義集注蓋從呂與叔辟謂便而少誠喭謂俗而少學爲說不如古說爲長

許白雲曰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竝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

使自厲此聖人之本意蓋惟曾子問聖言即就魯上用功誠篤淬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魯鈍化爲明叡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爲終身之偏歟

汪雙池曰有其病則有其善愚者必厚重魯者必誠樸辟者才必高喭者性必直此皆聖門氣質有偏而未爲習染所壞者愚者充以學問魯者勵以敢求辟者斂以忠信喭者文以禮樂祗因其好處克去其偏處便可至於中庸故語之使知自勵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貨

富不能甚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
度而中曰據文勢亦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卻不在
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亦在平日
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問若顏子不處貧賤亦不
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處貧賤祇如
此要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出
朱子文集答潘恭叔屢空祇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
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
文子貢貨殖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
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
亦不勝其閒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
蓋失不之正耳

用誥謹案何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第二說乃爲心空之解精義明道曰空心受道伊川曰太驕吝可以屢空朱子所謂理則不差是也呂氏言空空無知則無所不逆自得自生楊氏謂大而化之無物不空又謂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胷中也語有過高之獘明儒猶多述之錄朱子明辨之說後學庶不爲所誤

饒雙峰曰再章指氣質之偏此章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億則屢中造道之異也屢空不受命貨殖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

高景逸曰受命者生死一聽於命如夫子明日遂行在陳絕糧之類惟顏子能之二賢品第祇在屢空貨殖上判貨字稍未脫體命字遂不到手聖人不受命三字點出萬世人沉冥痼疾亦即指授萬世人換骨靈丹

楊賓實曰顏子用心於內而聞一知十故夫子偁之以勉子貢

汪雙池曰命者凡事有理凡人有分不可妄求之謂非後世八字五行生定之說也凡心安理順處便是命安心順理者謂之安命心稍有不肎安處便是不受命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改其樂乃眞受命者若稽曰惡諂惡驕而未忘乎貧富之見則營求之念

猶有由生而非安於順理者矣

張楊園曰億則自私而用智屢中則益喜於用智難乎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矣

葉知道曰或者謂子貢貨殖好利者夫樊遲之學稼圃夫子猶以爲小人豈有子貢而甘一言以正之乎葢自秦漢以來失之史不究其指而以貨殖傳甚矣其疏且誣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朱子語類錄寫不踐迹是其資質美所爲不踐成法暗合道理又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室祇是深奥處

孫夏峰曰前言往行凡詩書所載皆迹也而精意即

在其中故必藉其途方可入其室善人以不學見長
即以此成短顏曾入室之人也全藉學力
王船山曰道之必踐夫迹者所以入室也天理之由
來人情之極則前之聖人得之於易簡之原而定爲
經緯率而由之精而研之則所以立天德王道之本
者理以之窮而性以之盡而善人未之入也故修之
己者惡不善而由其道者不可以爲將來之法施之
物者惡不善而治之定也不可以貽數世之安斯以
爲善人之道而已矣
張楊園曰善人能不踐迹吾人資稟不及善人須從
踐迹做功夫夫子明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世儒言行不軌法

於古人如何不生心害事作事害政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劉東溪伯熊曰夫子以爲言論未足以取人也色莊
者亦固有篤厚之論如究其實必躬行君子而後可
也
王船山曰誠僞之分君子小人之別乃欲求人於篤
實者亦惟其行而已矣若但以言論觀人則淺人急
見其浮誇之情而僞士故習爲樸誠之態其動人者
正於此而僞其欺則言之不足以取人而觀人爲要
矣
饒雙峰曰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
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

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
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孫夏峰曰聖門以力行爲主聞斯行之所以鼓其行
也有父兄在所以善其行也總歸於義而已矣問同
答異直是化工肖物得赤此問足破曲學拘泥之病
王船山曰此爲求與由而異也非行之之節有可急
可緩之別也求之於善有欲進之心而往往終於退
不示之以勇決則局於近小而爲外誘所引且讓美

於人而姑安於苟且故迫赴其間所以進之也淩於
進而中撓之者不棄其閒矣由之於行不但如其量
以進且欲兼人之長而有之不臨之以敬忌則亟於
功名而失同善之理且求勝於物而或成乎剛愎故
使知有父兄所以退之也此因彼之所不足而裁之
之道也求無兼人之情則卽進也自不至競物而失
節由無退縮之志則卽退也自不至委靡而虛所聞
一進一退而道協於中焉葢聖人之教初無差等必
無同異能者從之旨而以人治人之理深知其得失
之所由以因材而調蒼之則在用功之際有張弛焉
斯以爲致患之無窮旨
沈無同守正曰凡行合有時中之妙用二子各以氣

質之成見障之夫子一進之一退之成見交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

許白雲曰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禮正恐冉有遇義當行者不能勇爲爾葢行事須是有決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而即行若見義非卻自懘主見不勇爲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即在聞斯行諸之中

張楊園曰聞斯行之以之策勵懦弱則可補其不及若有父兄在一語人人可以遵守本此行之永可懲獘凡事不可告語父兄質之師友者終是不可行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死

朱子語類錄 僩 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當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祇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已遇難則不可

陳安卿曰胡氏所謂未行而預斷不當臨難而始謀者蓋以常人大槩言之若回於孔子恩義極重豈宅人之爲師弟者比假使夫子在患難而回不預其行則於風聞之始亦必稟父而糾率以赴救之亦不當以在父而不在師者爲辭況已辭親之側而侍師之旁則其同患難危迫灼然有相死之理在師爲師天

理人情大公至正無可疑者非同私爲師而不存其父也是乃所謂忠於師而爲不辱其親之孝也萬一夫子不免於難而死而回赴救之不克及則柰何至是則又不當繼之從爲無益之死矣必當告天王方伯請討復讎如胡氏之說以伸此心拳拳事師之大義乃庶乎有以對越神靈而無忝也

趙格菴曰死生亦大矣以爲何敢死則不以死爲重而以輕於死爲重也當問答之時爲師者知弟子必能赴義而已不疑其重死以求生爲弟子者亦不以死爲難但以死而合於義爲難於死生猶然它可知已

孫夏峰曰害仁以偷生者聖賢必不爲子之於匡偶

爾相遭萬無可死之理回固知子之在也何敢死自不輕死且若曰患難之來死生之權可以自操則泥矣

晉寅谷曰生人最重守身不獲已而死必得死所如死君父死社稷死軍國重事未有無名而死者無名而死即謂之死於非命桓魋欲殺夫子夫子且微服避之豈有匡人因夫子貌類陽貨欲以殺貨者殺子而子反肎俛首就戮爲貨代死是死輕於鴻毛也禮有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鄭康成曰畏謂人或以非辠攻己不能有以說之而死者王肅謂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子知其不可死而不死而惟恐回不知而誤死之也故見回而即曰以女爲死是喜其不死

之辭也回固知子之必不死而遂亦不死而子果在也則直應之曰子在回何敢死是在則回之所能料子者敢則回之所能自定者一聖一賢答問俱有精義豈若匹夫婦之自擲其軀者哉春秋終獲麟孔子同時有老子孔子之[illegible]死此日彼匡圍而幸顏淵之不死與宅所遇不同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朱子語類賀孫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係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論其氣質祗此君臣大義

其豈不知聖人亦知其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
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出門事君此身已非己有
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爲一郡太守一邑之宰
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
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祗爭幾微直是難處
王己山曰以季氏之私家忽有大臣之品目出於其
子弟之口卽不必心懷不軌而語言亦悪忌之甚矣
故特爲驚訝其辭使之索然意盡
黄勉齋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
守吾之正道而不容說以苟順君之私欲也
王己山曰困勉錄云事君者持不可則止之節斯行
以道事君之忠竊謂必先有以道事君之本領方有

不可則止之力量須識與諫臣不同

蔡虛齋曰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爲具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而其道則大臣矣

胡仕鼎曰[illegible]然後[illegible]以許[illegible]故[illegible]推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荅之頭可以存宗國襄微之緒沮季氏僭僭之心脫由求不得其死之禍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焦廣期曰聖人心氣和平獨此荅季然似若憤激然者正以季氏擅魯有悪君之惡而二子甘爲之臣使其家子弟自多如此蓋因其當怒而怒之也子路義勇師百世亦僅僅爲具臣者觀季氏伐顓臾不能犯

顏諫諍具臣品目原非過貶至不從弑父與君二子質優爲之褒貶抑揚各如其質不因喜怒爲低昂斯其所以爲聖人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朱子論語或問夫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攻之則舜之教胄子敷五典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社稷之間乎范氏蓋得此意然猶必以讀書爲言則似不足以解諸說之疑者然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

用乎以此而論則范氏之說正爲不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爲卑而不之察且殊不知好高之獘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

朱子文集（答陳明仲）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金仁山曰未學而治民則妄作者擾民庸繆者誤民身不足以率民而徒持政刑以齊民者則又必有不教而刑之患是皆不足以治民而適以亂之其終歸於虐之也

王船山曰道之廢而學之絕三代禮樂文章之治不可復者始於佞人之說佞者似義而害義者也以爲事求其可功求其成閱歷世變而得失明即可以成在己之材因事見功因時見節練達世故而任以職乃所以收有用之士其爲言也似以抑虛崇實而合時之宜謂之非義而不可乃詩書賤而吏治興始騖於功名而後且趨於奔競吏道襍而多端道喪而生民之塗炭極矣

子路曾晳冄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
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秊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
及三秊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
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旣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

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朱子語類時舉錄讀曾晳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子路說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設施得便如此曾晳意思固是高遠須看其如何得如此若體認此意思分明消甚阨利祿鄙吝之心

又不知何氏錄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祇是較麤不如曾點之細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又賀孫錄曾點是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目其鼓瑟希鏗爾舍

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甚不是此道理又曰此道理處處皆是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人爲人欲所隔看此意思不見曾點超然看破此意思夫子所以喜之

又端蒙錄 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

又士毅錄 所謂天理流行須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曾點是先自分內見得此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甚可說祇就眼前境界說出

又植錄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曾點見處是於饑食渴飲冬裘夏葛

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宅人則祇以濟其嗜欲曰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曰卽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

又植錄潛子善以為點祇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著私意安排便不得曰此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之意相似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此聖人做得到此

又時舉錄問讀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須涵養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

則無事不可為也曰此說得偏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學者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少事上功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之脫灑意思又義剛錄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用功而此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末者有間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亦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正緣其見此道理未透所以後來如此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亦可知如子路是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有才要做事為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但亦見不透問曾晳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其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步步踏實地做至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亦

依舊戰戰兢兢不曾如此自在曾皙是天資高偶然見得如此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此便是狂簡所以要裁正之

又（講錄）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是要萬物皆如此爾

又（寓錄）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祇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

朱子文集（答趙致道）問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便是

此氣象也何也葢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當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葢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遺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於狂歟曰得之

又荅廖子晦曾點一段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旣曰行有不掩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葢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秖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云心要宏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

許白雲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荅之閒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耳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汪雙池曰此章言志以酬知爲主四子有具夫子所知但誘之盡言自須看聖賢學問經濟所在不可因與點節而忽三子實用

許白雲曰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汪雙池曰有勇知方蓋奉夫子先之勞之之教有孚惠德開心見誠本我之忠信明決以固結於民心而作其敵愾之志此作用中本領務農講武狀靡費節軍實則設施中次序足民禮樂蓋奉夫子富之教之之教足民者蓬於方土民物之宜斟於酌劑盈虛之

用以此本領盡心民事而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原
食以時用以禮以節其流則因利利民而民自足
焦廣期曰願為小相不止欲效用於世以顯其長蓋
先王禮樂皆斯道之英華必將實試之於宗廟祭祀
會同之地則禮樂益熟嫻於身矣然則赤所謂願學
焉者又非止苟為遜辭而已
許白雲曰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
廣蓋點祗就目前日用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
居則地位則便有別事為所至處皆是天理故點該
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有以見
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
而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吳州盧曰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宅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於後不若安所安於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豪毛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疏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歟

曹月川曰曾點言志是無事無爲之道理做有事有爲之事業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物賦形無所不可與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之志同故夫子與之

薛敬軒曰曾點之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其動靜從容者此理也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亦此理也是則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安往而不然哉

鹿伯順曰夫子志於經世故以知爾問然點之所對似與經世無干夫子何反喟然與之蓋三子以才技爲用點以性天爲用天命之性隨時而在遇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祗一素位而行絕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脫乎三子又總包乎三子故夫子與之

張楊園曰四子侍坐固各言其志然於治道亦有次第禍亂戡定而後可施政教初時師旅饑饉子路之使有勇知方所以戡定禍亂也亂之旣定則宜阜俗

冉有之臣民所以阜俗也俗之既阜則宜繼以致化子華之宗廟會同所以化民成俗也化行俗美民生和樂熙熙然遊於唐虞三代之世矣曾晳之春風沂水有其象矣夫子志乎三代之英能不喟然興歎

又曰聖賢敎人必不使但爲空言今人好言吾與點也而於子路冉有公西華之志則鄙而不屑何不反己自量果能爲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否能使足民否宗廟會同能爲相否悉一能之猶爲大言不知竊經稽古隱居求志誠爲何義也

何義門曰曾點非自喜見許具以夫子爲必薄三子而復問也蓋狂者平日心胸灑落或不暇於細務一聞三子之言未嘗不以爲實事切務必不可少異撰

之言仍寓謙退在其閒也正狂者進取處未可以宅日行不掩言疑其夷然不屑一往放曠爲樂也

陳器之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曾點曾次正如此子路參得此透時即油然天理呈露悉許多麤骨氣矣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行此堯舜氣象

許白雲曰子路若達爲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蓋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禮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意於其閒則氣象非堯舜乎

陳安卿曰曾點祇是窺見聖人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

踐處又無顏子縝密之功故不免乎狂士葢有上達之資而無下學之功若以漆雕開比之則開之意正欲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者在學者於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於中然所以致其力者不可躐高以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體囘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囘之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

又曰子路行處篤於點平時胷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灑然之意如與衣狐貉者立與朋友共無憾其地位高矣但其見處不及點由此理而不知

黃東發曰四子侍坐而夫子啟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葢試言其用於世當如何也三子言爲國之事皆荅問之正也曾晳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

自言其瀟灑之趣此非荅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晳浴沂歸詠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繼荅曾晳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

彭舜岡曰夫子聽諸子說事功時點忽說肥豚樂事正動夫子與時偕止之意故喟然一歎而倂許之點疑夫子所與在此不在彼幾落巢許窠臼此狂者之過也夫子兼與之進之以與時偕行事功亦何可少也聖門必如顏子方是中行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諸謹案黃氏彭氏解與點與集注異邢疏
云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爲政也此
二說意近之黃氏又曰後世虛談好高之習
勝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
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遂落世事指
爲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晳想像之言爲實
有其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爲曾晳獨對春風
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禪學
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
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孔
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
數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點

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晳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志曾晳與夫子又豈若是其班哉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晳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合於其分量而審之矣案黃氏蓋懲虛談好高之弊故不滿於程子之言而論之如此近世說經者多取之然程子豈不知曾晳之不可同於堯舜孔子者其意蓋謂點之所志有堯舜氣象非謂點與堯舜同也且纖

之曰行有不掩豈謂其與堯舜易地皆然且明云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是其同於老安少懷之志亦不過知之耳豈謂其與夫子若是班哉黃氏之言過矣朱子於此辨之已愼之又愼勿庸再爲過慮譖乎

陸稼書之言曰大抵聖賢作用必有本領處所謂本領有就眞實毋妄處言者則一貫章是也有就敬以直內處言者中庸戒謹恐懼是也有就毋意毋必處說者此莫春一段是也此等處異端毋不可偕若恐異端之偕一槩不敢說則是因噎廢食因始皇之焚書而咎燧人之鑽火也

崔後渠銑曰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遇一事必有一一則處之當而該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媿於物矣豈若黃華般若爲禪機哉

王船山曰聖人之道靜而不挾一能以自恃者動而不遺一物以自逃於虛則在天下而爲天下在一國而爲一國凡國之兵農禮樂皆因其緩而緩之因其急而急之質不爲麤文不爲精求而順應如其量而不盈則有邦而治之亦春風沂水也於春風沂水而見天地萬物之情者即於兵農禮樂而成童冠詠歸之化惟其高明之致冒物理而若忽乃以精微之極

察物理而必盡道盛於己天下甚不可為故甚必為之心德充於內出處有各得之宜故甚望得於人之願三子能實而不能虛則大中至和之精意以失曾點能虛而未能實則用行舍藏之道未信諸己故許曾晳以廣三子而與三子之為邦以正曾晳要使不知何以之念不凝滯於胷中則何兵農禮樂之不中於禮其所以進四子者有淺深而其理一也

又曰朱子謂三子不如曾點之細又云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祇此可思豈兵農禮樂反是末是枝葉春遊沂詠反為根本哉又豈隨事致功之為麤而一槩籠罩厺之為細邪看此二段須尋入處身心甚欲直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下甚不可為之事讀語

錄者須知清明在躬時有志氣如神專方解朱子實

落見地

又曰集注云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朱子又云須先敎

心直得亟欲此推勘得精嚴蓋凡聲色貨利權勢事

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謂之欲乃以三子反證則

彼之有勇知方足民相禮者豈聲色貨利之先繫其

心哉祇緣其預立一願欲要得如此得如此而爲之

則其欲遂不得如此而爲之則長懷悒怏歆羨即此

便是人欲而天理之或當如此或且不當如此或雖

如此而不盡如此者則先爲願欲所窒礙而不能通

以此知夫子則何以哉一問緣其不吾知也之歎原

有悒怏歆羨在内一面且敎其自揣其才而意實先

知其惡可與而忠奪之也非云則何以哉後云爲國以禮言及於禮則豈欣欣戚戚息以天下利見吾才者之所得與哉如夫子相魯卻萊兵墮郈費豈非聖人大道之公三代志中之事然使云我願墮三都服彊齊則豈復有夫子哉惡三都之偪彊齊之侵陵而不因其勢枉可墮理枉可屈徑立一志以必欲如此卽此是人欲未淨而天理不能流行三代以下忠節之士功名之流枉燈窗下要如何與國家出力十九不成便成亦不足以致主安民祇爲其將天理遏事以人欲行之耳

陸稼書曰曾點之春風沂水卽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隨時隨處

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欠缺便非所以報知己
高明廣大處有一毫欠缺則大綱便不正精微中庸
處有一毫欠缺萬目便不舉此即伊尹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祇是見得未
能行得若三子之於兵農禮樂視點之見狹且麤矣
然是實能行得漆雕開所謂斯即是點所見之境界
但自知其未能信其篤志處亦高於點
又曰賛山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
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
不同
王船山曰曾點未便做老莊祇怕其流入於老莊朱
子於千載後從何見得祇看其春數語如此斬截不

於上面添一重變動亦可以知其實矣不然則謂之天理流行豈非誣哉天理人欲祇爭公私誠僞如兵農禮樂亦可天理亦可人欲春風沂水亦可天理亦可人欲纔落機處卽僞夫人何樂乎爲僞則亦爲己私計而已矣莊子說得輕爽快利風流脫灑總是一機字看其說大鵬亦不逍遙斥鷃亦不逍遙則兵農禮樂春風沂水了無着手處謂之不凝滯於物曾點所言雖撇下兵農禮樂爲不屑然其言春風沂水者亦無異於言兵農禮樂則在在有實境在在而不慊其志矣不慊其志者不慊於理也無所逃匿無所弄玩則在在有實理者在在無僞也此豈可與莊周同日語哉聖人誠明同德曾點能明其誠而或未能誠

其明老莊則有事於明翻以有所明而喪其誠此三者區別自是黑白分明綠會點明上得力為多故懼徭明者之且入於機而用其偽故曰怕其流入於老莊

金誠齋曰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郤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數君十餘君聚會不於廟而於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儕會同之證也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賢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夫子嘗儕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正謂此也

陳心叔曰案周禮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齊服有元端素端則元端素端非特士之齊服而已鄭注云端者取其正也蓋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

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然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惟大夫士之辨也
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
一亦非端也故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弔祭及餘
衣之袪侈則元端之袂必端許謙氏云端衣名也布
幅二尺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
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是也古者
端衣或配以冕或配以冠玉藻云天子元端而朝日
于東門之外大戴記云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云
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云端衣元裳絻而乘路
此配以冕者也冠禮云冠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易服
服元冠元端左傳云劉定公端委以治民又云晏平

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晉語云董安于端委以隨宰人
周語云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此配以冠者也夫周禮
謂元端爲齊服然諸侯與士又以爲祭服玉藻云諸
侯元端以祭特牲饋食禮云主人冠端元是也大夫
士又以爲私朝之服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是也天
子至士又以爲燕服玉藻云天子卒食元端而居內
則云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是也卿大夫士又以
爲朝服其視齊祭之元端特易其裳目凡爲擯相者
當服朝服聘禮云使者朝服帥衆介是也故公西赤
云端章甫願爲小相而陳詳道乃云齊祭之服尙元
若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元端也其意
蓋據儀禮云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元端冠禮云主

人朝服既冠服元端襍記云公襲朝服一元端一皆以朝服與元端並言故謂元端非朝服也葢不知齊祭之元端上衣下裳俱用元非齊祭則其元端乃衣元而裳不必元也朝服之衣用元端而尊卑以裳別豈可謂元端非朝服而不可以擯相也哉

黃薇香曰服用元端冠即用元冕而此云章甫者章甫本弁屬夏曰牟追周曰委貌而殷曰章甫葢大夫不服冕者禮宜用委貌之弁而章甫委貌禮惡大異取其爲丈夫之美偁而委貌亦通以章甫名皇疏謂朝服用委貌不知經言章甫即周委貌對言則異渾言則通也

論語先進第十一　畢